

三

鶴林玉露卷十一

啓運宮望祭殿

廬陵羅大慶

景綸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隋煬
 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做擾倉忙開戰以籃
 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
 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
 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
 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
 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
 載濡於雨露心馳而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

靈鑿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苑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立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而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

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萼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塲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鷓鴣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

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董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子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迹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沉居重位實

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經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罷。能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臆。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

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瑄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宗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

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大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

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

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

曰白瑤照柔而
初同言

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眾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

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

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
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
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
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
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
年顯仁太后回鑿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
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
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
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
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婦富貴終身矣

○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
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
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立
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
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
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
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
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
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
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 斬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接斬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

中義成柱一往
而敢持轉念

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馮榘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

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滋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畜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來。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

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針度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俶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基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徑頃刻能開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

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
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
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
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
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
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
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
詩訪伯子其詩云寒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
泓潁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干恨
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
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

時彼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天
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一出巢來其風味
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
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
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谷老人送以詩云秦
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
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鷲猿辭舊隱鞭鸞咎鳳總新知早
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
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

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歟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

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大極前輩謂鵬搏鯨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
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
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太通前輩謂伐
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
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
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
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
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
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
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

孟子論武
心罪

愆之詩悲哀急迫爰：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
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
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
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
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
有慙德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
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
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
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剪表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手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

百年歲暮也多病衰疾也臺尚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大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客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倡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
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
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
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
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
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
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

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歷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泥綉苔

臨事之智 湖山多珍材所以是人之神也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三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垂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

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畫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畫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

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眾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
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
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
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
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
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

興之羨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
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
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
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
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翁興化人解試中興
日月可異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
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
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
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

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馬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

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搥。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揚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頲演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

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馬。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涌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頲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去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勣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

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

紅撼漣漣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
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
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
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河畔艸鬱鬱。園中柳盈盈。樓
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
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離。又屬夫。叛。還。邁。喁。
魚。闖。萍。落。月。經。宿。閤。樹。墻。垣。巘。架。庫。廩。參。
削。劍。戟。換。銜。瑩。琇。敷。花。披。萼。闌。屋。摧。雷。悠。舒。
而安兀。狂以狃。超。出猶奔蠹。駭不懋。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覓。冷。清。凄。慘。戚。起頭
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詣番
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
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
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
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
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
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
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

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

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

笑曰可謂鷺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鷺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渴。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蘇曰：子卿啣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

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

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充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十有餘年。文士一詞曰。

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曩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快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

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揚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
孫磊隗膏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
聲亦平甫之意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
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
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朱
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
蓋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
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
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
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苟
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
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
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
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
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
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
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
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
篇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是推
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
用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
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
非難卞和之識玉九方皋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
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
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
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
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
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
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
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

凡事不作
如許時便雨
因張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
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譽將欲何為群
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
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前煎油糍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
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
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
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
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
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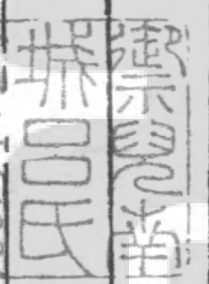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
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
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
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廬陵羅大經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
 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
 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
 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
 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
 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
 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
 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

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
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
章攻仇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
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
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
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
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仇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
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
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

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仇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
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
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
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省劄直
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
始初雖爲仇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
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
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
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
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
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艸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

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
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
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
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
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提伊尹佐王之略用經

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荆公州加官制
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欲
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
言之體當然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
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
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柏之歌則
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思孟子

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老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

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
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嗟於朋友云先君
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
歐陽景頴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
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里森列此
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法度
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徃：竊持敬之名
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
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
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
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

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
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
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
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
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
見面益背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
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
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
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未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
羽翼吾道其功豈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
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諷字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

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憒而不答搥衣躍而登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半空雨東渚云團一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嚴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

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
簡遠德人之言也。

○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寤
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
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慶不
弔。喜不慶。慶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
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
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

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
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
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
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
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
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
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
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
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
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
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

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
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
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揚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
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
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
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
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

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
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
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夙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
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
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
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
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
有所會豈與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顏濱論劉項專

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
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
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
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
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
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

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
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
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
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
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
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
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

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
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
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尋利其間
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
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
言欲伐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
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

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
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
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
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
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
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廢品厥後丁晉公漕閩
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

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
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
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
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
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
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
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
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

絕好經道
人不能

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
惟杭飢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
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
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中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
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
食而嬴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
欲禁之乎

○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
根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

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蕉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種蔗之曰他時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坡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闕闕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糲糲于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醢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誑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子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
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
所居曰薊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
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
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
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
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
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
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
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

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倖唾罵兀
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
感動真而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
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
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
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

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發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闕，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思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為質之文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

方注重矣
以物序其
因累

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卦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十三



